



李月莲赛姐 Sis Dr Lee Guat Lean
(八打灵再也 SS2 赞诵组)

走出科学框架，步入峇峇门槛

李月莲赛姐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及植物学博士，从海外归来于吉隆坡拉曼学院执教。多病的身体让她感到恐惧和绝望，却也展开一段不平凡的生命之旅，在世尊峇峇的加持下，乐观地度过人生种种关卡。从当初的踌躇疑虑到如今的全职赛志工，转眼二十余年。月莲赛姐在八打灵再也 SS2 的住家每周办赞诵会、青少年道德价值班，以及积极参与其他赛教育活动，付出无比的爱心，并于2008年被马来西亚赛组织遴选为模范德育教师。



缘起

李月莲赛姐于 1974 年 12 月从美国回来，姨妈带来了一本书并对她说：“月莲，借你这本赛峇峇的书阅读，两个星期后我才来拿回它。”月莲赛姐瞄了一眼书皮上峇峇的相片，满腹疑团，“这个蓄着爆炸式发型的人是何方神圣？”她没有阅读那本书，这件事也一直是她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但是峇峇的身形相貌却深烙在她的脑海中，也标志着她探索峇峇世界的开始。

峇峇出现在手术室

1983 年 12 月，月莲赛姐进医院切除一个肿瘤和甲状腺的右叶。在手术室里，还没麻醉前，她看到了峇峇，他的身形巨大，腰部和手术床等高，头触及天花板。峇峇默默地看着她，直至她被麻醉而不醒人事。当时的月莲赛姐对峇峇的到来和流露的关爱，一丁点的感受都没有。

到了 1985 年的 1 月 2 日，她的双脚因出现了明显的浮肿而到吉隆坡班底医院求医。经过多次的检测、化验和 X 光后，专科医生怀疑她患上了系统性红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otus** 或 **SLE**），是一种自體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医生写了一封信，把她转送到马大医院去。

在马大医院，她做了更多的检测和化验，然而双脚的浮肿日益严重。肾脏的切片手术也做了，依旧不能明确地找到病源。全天候的收集尿液用来检测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一天需要有规律进行的工作，而她的第一次检验的结果是每二十四个小时的尿液样本有二毫克的蛋白质（2 gm protein / 24-hour）。医生的药方是让她服用超量的类固醇（steroid）和利尿剂以监督病情的进展，然而，她的病情并不因此而有一丝的好转。不久，医生更要她同时服用多种的利尿剂来控制病情，但是，尿液中的蛋白质依然持续增加。每一次的就医带来更多的坏消息，如此无数次的进院留医和回家休养，使她好似跌落在幽暗的无底洞里，感到极度的烦怨和颓丧。

颓丧中怀疑神的存在

月莲赛姐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成长，从小被教导和遵守许多的道德价值观。然而，在她的观察中，好多没有严格遵守道德守则的朋友和同事却生活得更好。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连串的问题在她的脑海里浮起。。。

有一天，她躺在病床上对她的堂妹诉苦：“我痊愈后，我要改变想法；这个世间并没有神，所以我不必怕罪孽。我以为神应该是慈悲、体恤、仁爱、耐心、亲切的，乐于布施和关爱。。。如果确实有这一个神，他不会让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出院后，堂妹来探访，“我带来了赛峇峇的圣粉给你，它有医疗的作用。”把浮肿的双脚搁放在咖啡桌上的月莲赛姐不以为然地回答：“哪你就搽在我的脚吧。”堂妹轻柔地把圣粉搽在她那浮肿得像象脚般的双脚上。第二天，浮肿消失了，哪是圣粉的疗效吗？不，月莲赛姐并非这么想，而把这个现象归功于之前所服的中药。可惜的是她的双脚不久后又浮肿起来。

后来，她的堂妹带她到孟沙（Bangsar）赛中心参加赞诵会。她几乎不能坐住唱诵，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来回回厕所间。第二天，双脚的浮肿消失了，她心想难道这又是凑巧吗？不久后她的双脚又恢复了肿胀。

有一天，她一个人在家，在房间里闻到了茉莉香气。月莲赛姐的妈妈高兴地说：“是峇峇来了。”月莲赛姐怀疑地回答说：“这一定是邻居烧香飘过来的香气。”事实上左邻右舍并没住有印度人呀。接着，这种奇妙的事又发生了，这一次家人都在厨房里，只有她一人嗅到浓郁的芳香。虽然只是一瞬间，却是香气扑鼻。妈妈再一次说峇峇到来了，她还是倔强的辩驳：“身为一个科学家，任何事物都需要事实和数据来佐证，不能只凭巧合来解说。”

三个难以置信的梦

每一回到马大医院复诊得到的都是更多的坏消息，月莲赛姐患上了忧郁症。有一天，堂妹对她说：“莲姐，你为什么不去见见赛峇峇呢？不要再有顾虑，但是你得征求他的同意才可以去。”她笑着说：“我要如何才能问他？而他又如何回答我呢？”堂妹吩咐她向峇峇祈求指示，同意让她到印度去。堂妹也补充说峇峇可能通过梦境给以指示。

当晚，月莲赛姐跪在窗前向峇峇祈祷：“峇峇，峇峇，我的堂妹叫我请求您的许可到印度去，恳求您给我一个指示吧。”一个简短的祈祷！但是，对一个不是信徒的她来说，只能如此这般直截了当吧。

当晚她梦见了峇峇。峇峇稍为弯着身体，静静地站在一道白色，四方形的矮墙旁。矮墙围绕着一棵树。她看见一个很宽阔的广场，中间建了一座椭圆形，漆上蓝、粉红和灰褐色的壮丽庙宇（这就是 1985 年的百善地主殿（Prashanti Mandir），当时她并不晓得）。庙宇后方种了许多椰子树。峇峇和信众之间隔了一道矮墙，矮墙的外面置放着很多鞋子。

她问那里的人：“如果要进入主殿，需要付钱吗？”峇峇没有动静，但是不晓得什么缘故，她听到峇峇的回答：“你可以进来，那是免费的。”这时候她就醒了过来，然后带着睡意上厕所去。

当她再次入睡后，她又进入同一个梦境，就像是录影带重新放映，也在同样的‘你可以进来，那是免费的’的那一刻梦境惊醒过来。她醒了后带着摇摆的步伐再到厕所去。这一回她感到比先前清醒许多并开始沉思，“一模一样的梦，不是相似，也不是它的延续，而是完全相同的梦！哪是可能发生的事吗？一定要请教同事有关这个奇怪的巧合。”

她回到床上又睡着了。同样的梦又再重播，也在同样的梦境中醒了过来。这可让她陷入沉思的泥沼，三个梦，三个一模一样的梦，她为此再也不能入眠。临睡前的祷告浮现在脑海里，难道这就是身为一个科学家所要的‘事实与数据’吗？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睡梦中，她听到一句命令式的忠告：“卖掉 Larut”（Larut 是一个她投资的股票）。真巧，卖了股票所赚得的盈利是一千四百令吉，刚好足够到印度的费用。这难道又是一个‘事实与数据’的巧合？恰是那位仁慈圣人所说的‘你可以来，那是免费的’？

朝圣之旅

就这样在 1985 年 11 月下旬，月莲赛姐一行十四个人来到了印度百草原（Whitefield），适逢峇峇的六十岁华诞庆典，到处都是欢乐的气氛。

她看见峇峇以轻盈优雅的脚步从居所门口走向人群，心中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似乎漂浮在离地面一至三寸之高。当他靠近时，她心想，“他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她仔细观察团员们的反应，他们都很用心的祈祷和把注意力集中在峇峇身上。几天过后，他们的病情都有好转的迹象。

月莲赛姐是肾病患者，基本上所饮食的是无盐的食物，即使是服食少许的盐，双脚就会渐渐肿胀。她向食堂的义工问道：“先生，我不能吃有盐的食物，可以要一些没有盐的食物吗？”义工热忱地看着她，然后，很有自信地挥挥手说：“这都是峇峇护佑的食物，放心吃吧。”她服用了这些含盐的食物后果然双脚没肿胀。这难道又是峇峇给她多一个“事实与数据”的佐证？

领队吩咐月莲赛姐和她的妹妹写信给峇峇。她们写了十四张小纸条分给每一个团员。里面写道：“亲爱的峇峇，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第一次来到这里，一共十四人。请求您给予我们一个会面的机会。谢谢。”那天的达瞻（Darshan，峇峇现身与信徒会面）时候，峇峇拿了她和妹妹的纸条。之后，她发现峇峇只是拿了她和妹妹（即是第一次到来的人）的纸条，而没有拿那些非首次到来的信徒的纸条。这又是一个‘事实与数据’吗？

总而言之，月莲赛姐好像用显微镜仔细查证峇峇的一举一动。

峇峇非常的忙碌，把粮食分派给穷人，赠送沙丽（Saris）和衣料给需要帮助的女士和男士。每一天都进行一连串的活动，他还是泰然自若，没有丝毫的烦躁、气恼和呼喝，就像是一支交响乐队和管弦乐队的指挥。她细心的观察峇峇所做的每一件事并惊叹他有条不紊地处理一切事物。

有一件事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有一群席地而坐成一排的乡村妇女，手里都拿着一个用叶子织成的碟子。峇峇走近她们，用手里的勺子从桶里舀起食物分派给妇女。每一个停留，都会看到妇女们向峇峇倾诉苦难和悲痛，峇峇耐心地聆听、点头并给以劝告，或是轻轻地拍她们的肩膀或头给以安慰，再递上食物后才走向下一个妇女。他慢慢地，一一的聆听和派发物品。月莲赛姐一边

观看一边思索着峇峇所流露的情感，是多么的仁慈、富有耐心。他心存慈悲和体恤，胸怀怜悯和大爱之心，谦恭而不喧哗地办事，这就是她向往的神圣特质。

有一天看到峇峇时，她的心不断地在鼓动翻腾和流露出一股对峇峇的热爱。她的双眼盯住峇峇，不再用科学的观察和研究的眼光看他，而是出自对一个伟人的爱，想要融入在他的每一个动作和画面中。忧郁、病症和死亡被抛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兴奋、快乐和爱。她的眼光跟随着他的每一个优雅动作，欣赏他的服务和奉献，心田充满了对峇峇的敬爱。



群医束手无策 见证奇迹

在还未去印度之前，由于月莲赛姐的疾病对药物没有反应和疗效，医生逐渐减少她服用的类固醇份量。当时她的二十四小时尿液样本里有十毫克的蛋白质（10 gm protein / 24-hour），医生们对于她的病情的快速恶化感到惊奇，也对这种疾病的传统式的疗法明显无效而束手无策。

有一位主管部门的教授要让她服用一种烈性的药物 - **cyclophosphamide**，一种有许多不良副作用的试验性药物。据说在日本已经有五个病人试用，三个人死亡两个人生存下来。教授补充说这不是一种治疗性的药物，只是用来延长她的生命，并期望在这段时间里或许能够发现另一种疗法。这对她来说，仿佛是购买生存时间，但她又有什么选择呢！

回到马来西亚后，她到马大医院去知会当局。由于当时那位教授在圣诞节休假期间，其他医生不能给她任何的治疗。约莫一个月后，再因为她找不到血液报告而延迟了服用这种试验性药物。又一个月后，她的二十四小时尿液样本报告显示只有五毫克的蛋白质而已。在没有服用任何新的药物下，和她去印度前的数值相比已经少了一半，这难道是巧合吗？还是峇峇再给她添上另一个‘事实和数据’？

虽然她服食的药物没有之前那么多，尿蛋白却减少了一半。从印度回来后的四至五个月里，尿蛋白的水平已经降到正常的水平。不必试用 **cyclophosphamide**，她完全康复了，简直是一个奇迹。



峇峇让月莲赛姐多次见证，使她不再质疑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有了峇峇，化不可能成可能，月莲赛姐深深相信峇峇是神的化身。

其实真正的奇迹是月莲赛姐内心的改变，从此以后她发愿跟随峇峇的教诲生活，因为她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神恩赐予她的奖励。



多年来，她带领 SS2 赞诵组的心育教师们默默付出，宣扬峇峇的道德教育，让更多的孩子们能薰习人文、涵养品德，走向正确的人生轨道。近几年在印度百善地举行的农历新年庆典，她都带领心育班的学生呈献表演，包括朗诵弟子规、吠陀经，大悲咒等，让孩子们有机会亲近峇峇。月莲赛姐的用心良苦，她不愧是这群孩子们心中敬爱的‘安娣莲’（Aunty Lean）。

2010年7月